

## 〈方音洗冤考〉的是與非

何大安\*

### 摘 要

沈寵綏在《度曲須知·方音洗冤考》中設法替北音洗冤。他從各種書證中證明下列的讀音才是正確的：(1)「寧、年、娘、女」聲母讀 n，不讀吳語的ŋ。(2)「昂、訛、遨、傲」聲母讀零聲母，或是吳音的[hf]，不讀吳語的ŋ。(3)「忘、無、文、萬」聲母讀零聲母，不讀吳語的 v。(4)「微、圍、未、慧」韻母讀 ui，不讀吳語的 i。雖然他以反切系聯來追索讀音來源的作法，值得喝采，他的基本觀念和論證過程仍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以方言和音韻史作為參照，對沈寵綏〈方音洗冤考〉的是與非，分別進行了檢討。

**關鍵詞：**沈寵綏、《度曲須知》、北音、吳語、反切系聯

---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所長，E-mail: dah@gate.sinica.edu.tw。

## 1. 前言

〈方音洗冤考〉是明代曲學大家沈寵綏所著《度曲須知》中的一篇，主旨在澄清當時對方音的誤解。所謂方音，就內文所稱，就是吳中的吳語，和以《中原音韻》為代表的北方土音。度曲而要為方音洗冤，是因為唱曲的人，於曲字音韻之選擇，時或相左。既然各是其是，自不免遞相非笑。從文中所舉各例來看，含冤的主要是「北方土音」。因此通篇所論，重在說明吳人嘲北音之何以為不當。〈方音洗冤考〉文字不長，但是意蘊豐富。從中不但可以歸納出當時南北方音的異同，也可以觀察到沈寵綏在戲曲音韻學上的特殊見解。當然，其中有是有非，不可一概而論。現在先把文字撮錄如下，再分段加以解說。

嘗考寧、年、娘、女數音，其字端皆舌舐上腭而出，吳中疑為北方土音，所唱口法，絕不相侔，幸詞隱追始《正韻》，直窮到底，「奴經」一切，昭然左證，而土音之嘲始解。再考昂、訛、遨、傲等字，實與杭、和、豪、浩同聲，乃吳人汨於方語，口法亦大逕庭，若無《中原音韻》吳岡、吳歌兩切，發明原始，則昂、遨字音，竟成終古疑案（前二項，說詳〈俗訛因革〉篇）。<sup>1</sup>

此外尚有堪商者：如忘、無、文、萬諸字，中土呼為王、吳、渾、患，吳下音同房、扶、焚、範，此笑彼為土語，彼嗤此為方言。細查諸切，則文為無奔，萬為忘扮；及考無、忘切腳，則忘字既切無邦，無字又切忘逋。他如望、武、晚、問等字，亦即就此數字之內，交相反切，而字母源流，竟無可考，使「無」之切腳，或是房非忘；「忘」之切腳，或是扶非無，則吳中持說、豈不獨勝？蓋房、扶二音，北亦同南者也。又使「無」之切腳，或是王非忘，「忘」之切腳，或是吳非無，則北人挾理，豈不偏長。蓋王、吳二字，南不異北者也。今諸切之中，隻字不涉房、扶，亦少王、吳字樣，獨此忘、無兩音，南北各操一是，又

---

<sup>1</sup> 沈寵綏(1959)，頁311。

無有如奴經、吳岡之切，足破寧、昂訛謬者，爲今日堪憑之公案，以故北既無以難南，南亦不能服北，而方音正音，終成聚訟者此耳。<sup>2</sup>愚竊謂音聲以《中原》爲准，實五方之所恪宗。今洛土、吳中，明明地分隅正，且同是江以南，如金陵等處，凡呼文、武、晚、望諸音，已絕不帶吳中口法，其他近而維揚、皖城，遠而山、陝、冀、燕、蜀、楚，又無處不以王、吳之音呼忘、無之字，則統計幅幘，宗房、扶音者什一，宗王、吳音者什固八九矣。又韻中晚、挽二字同收一處，並無兩音，若晚字應作煩字上聲唱，則挽字亦不應唱灣字上聲，乃今人「晚」則偏執南音，「挽」則仍效北人口吻，豈非自相矛盾乎？試舉「風靜簾閒」曲中，如「晚粧殘」與「亂挽起雲鬟」，方且兩字併歸一曲，則遂以挽唱晚，將以晚唱挽乎？抑將以韻內同音之字，妄判兩截之音乎？況忘、房、無、扶，訛則可以俱訛，何北人房、扶二字，絕不呼王、吳兩音，而口法仍同吳地。又除此數字交相反切外，韻中切腳，奚啻百千，並無有涉著忘、無、文、萬字樣者，則數字豈非另成一類之音韻哉？<sup>3</sup>

夫北韻中物字必叶務，而務音實叶護，故王敬夫著南詞，間嘗以物作護，乃王元美譏其南北溷淆者，蓋以入聲作去，惟北詞有之，今施之南調，故嫌背律。然則元美但謂護非南音，未嘗謂物非護音，而護非北音也，即務可以推無、武，而兩先生非今日盟府乎？方今俗音，久汨乎俗耳。凡「望蒲東」與「晚風寒峭」諸曲，人皆自負翻改北訛，共還大雅，而區區矯時之論，何當眾楚之咻；又無奈切腳盡彼此交互，竟無有明白顯易如吳岡、奴經兩切者，一喚醒今時迷聵，乃至音義鮮憑，無徵不信，井蛙之聒，牢不可破，堪歎也夫！<sup>4</sup>

抑北人微字必讀圍，未字必讀慧，並飛、肥、尾、沸諸音，亦大與吳中不等。及考各韻書切腳，則既以非切微，又復以微切非，彼此交互，

<sup>2</sup> 沈寵綏(1959)，頁 311-312。

<sup>3</sup> 沈寵綏(1959)，頁 312。

<sup>4</sup> 沈寵綏(1959)，頁 312-313。

字字皆然，乃查三十六母中，非、微二字，《廣韻》舊屬羽音，而《韻會》嫌其未協，特以宮音隸之。夫羽爲撮口聚，南北非、微口法，皆可摹肖，若宮爲舌居中，則吳中口氣，絕無干涉，而惟北方之呼圍、呼慧，恰覺相諧。且《廣韻》切父爲扶雨，切母爲莫厚，切婦爲房九等類，其間字音乖舛，不殊《四聲類譜》，故《韻會》之以宮換羽、倘亦嫌其未諧中土聲韻乎？迄今《集成》各韻書，並守宮音之舊焉。更閱三十六切中，有麤匪分番非之切。細按非字，若照北音切去，則分番轉音，頗頗調洽，若作吳音口法，復以撮口聚調之，則番字差覺勉強，此亦北是南非之一證也。況《皇極圖韻》，原以非、微二母收列灰韻之中，則北方圍、慧諸音，豈是漫無足據？但《中原韻》有一二切腳似涉兩歧，故猶未遽以吳人之呼微、非者，概例吳儂土音。雖《洪武正韻補箋》，亦謂非、微等字，《中原韻》向固入灰，然余實未考明，姑置闕疑之數云。<sup>5</sup>

嘗考《韻學集成》載威字爲於非切，夫威乃灰韻之字也。以非切威，則非字口法，符北不符南可知，非字韻音，入灰不入齊可知。若以南人口氣切「於非」二字，則威字當與衣字同音，有是理哉？即此「於非」之切「威」，而凡「無非」之切「微」，與「扶非」之切「肥」，其音韻口氣何不可一例相準。況威切於非，再查《廣韻》《詩韻》，亦有同然者。然則非微二母，自昔人造韻，與今人《集韻》，並有取用北音者矣，又何疑予創說也哉。<sup>6</sup>

## 2. 「寧、年、娘、女」問題

〈方音洗冤考〉第一段討論「寧、年、娘、女」和「昂、訛、遨、傲」兩組字的聲母讀音。其中「寧、年、娘、女」於中古爲泥母，「昂、訛、遨、傲」於中古爲疑母。這一段一開始說：

---

<sup>5</sup> 沈寵綏(1959)，頁 313。

<sup>6</sup> 沈寵綏(1959)，頁 314。

嘗考寧、年、娘、女數音，其字端皆舌舐上腭而出，吳中疑爲北方土音，所唱口法，絕不相侔，幸詞隱追始《正韻》，直窮到底，「奴經」一切，昭然左證，而土音之嘲始解。<sup>7</sup>

「字端」指聲母、「口法」泛指發音特徵<sup>8</sup>、「《正韻》」指《洪武正韻》，「舌舐上腭」是舌尖音、「詞隱」是詞隱先生沈璟。「寧、年、娘、女數音，其字端皆舌舐上腭而出」，是說這幾個字的聲母都是舌尖音n。但是這種發音卻難獲吳人認可。因爲「寧、年、娘、女」是中古泥母的三、四等字，吳語都顎化爲舌面音ɲ。吳人以舌面爲正音，遂嘲笑舌尖的讀法爲難登大雅的「土音」。幸虧詞隱先生沈璟查出「寧」字《洪武正韻》的反切上字是「奴經切」<sup>9</sup>的「奴」字，而「奴」字吳語又恰讀舌尖音而非舌面音。因此「寧」字舌尖一讀，可說其來有自，「昭然左證」，自不得再以土音嘲笑之。

沈寵綏在《度曲須知》的另一篇〈俗訛因革〉之中，對「寧、年、娘、女」的問題，曾有以下的說明：

越稽《正吳編》載，娘字爲女良切，女字爲尼呂切，尼字爲年題切，年字爲寧田切，寧字爲奴經切，奴字爲農都切；蓋詞隱先生（沈寧菴別號）本之《洪武韻》也。要終原始，遞考貼切，數字皆舌舐上腭而出，此在「弋陽」優者，口氣誠然不爽，而按之時唱，大不其然。及考《中原音韻》，則娘爲尼姜切，女爲尼矩切，年爲尼堅切，寧爲尼經

<sup>7</sup> 沈寵綏(1959)，頁 311。

<sup>8</sup> 《度曲須知·音同收異考》云：「嘗就十九聲韻，閒中聊一題評。…韻韻各成口法。」明·沈寵綏(1959)，頁 300-301。十九聲韻指《中原音韻》十九韻。《度曲須知·翻切當看·經緯圖說》自注云：「故開、齊、撮、閉之口法，概以下一字爲准。」明·沈寵綏(1959)，頁 248。又云：「嘗將各韻撮、齊、開、閉、合之口法，細細翻調。」元·周德清(1978)，頁 248。〈俗訛因革〉在提到聲母的「陰出陽收」與「陽出陽收」的不同時，也說兩者「口法略異」。明·沈寵綏(1959)，頁 234。由此看來，口法不但包括開齊撮等四呼，也包括韻尾特徵如閉口（尾）和聲母發音上的區別在內。

<sup>9</sup> 《洪武正韻》「寧」字的反切爲「奴登切」，「奴經切」則見於《中州音韻》；此中或有輾轉損益、傳聞異辭的可能。不過這裡討論重點在反切上字，下字可以不計。

切；至於尼字，乃是濃雞切，濃字又是尼容切，濃尼交相反切，莫窮字母源流。<sup>10</sup>但《正韻》濃爲女容切，亦是舐舌出口，則兩韻書大約不相違謬。他如你、磔、念、紐、甯、溺等字，口法皆然，聽之不協俗耳，似應姑隨時唱，以俟俗換時移，徐徐返正，今則或未可強也。<sup>11</sup>

這段文字，以系聯反切的方式得出《中原音韻》「娘女尼年寧濃」聲母同屬一類的結論。但這一類都是泥母三四等字，其反切上字「交相反切」，以致舌尖、舌面何者爲正，「莫窮字母源流」。詞隱先生遞考《洪武韻》，卻發現「娘女尼年寧奴農」爲一類，較《中原音韻》多系聯出一「奴」字。而「奴」之讀舌尖，南北皆然。因此推知「娘尼女年寧濃」泥母三四等字，亦當「舌舐上腭而出」。兩段文字交互參證，可以有更清楚的認識。

現在我們知道，中古泥母字《中原音韻》都讀舌尖鼻音n，吳語則一二等字讀舌尖鼻音n、三四等字讀舌面鼻音ɲ。其中會出現歧異的，正是泥母字中的「寧、年、娘、女」這些三、四等字；而這些字無論是北讀舌尖n，或是南讀舌面ɲ，也都莫不合乎各自的發展規律，並無舛誤之處，也無需藉助經典來作判斷。其實「奴」是一等字，「寧」是四等字。四等的「寧」用一等的「奴」作反切上字，或許是反映當時官話或《中原音韻》泥母字都讀舌尖鼻音n的特點，也或許是承襲了中古的切語習慣，都不足以作爲判定「寧、年、娘、女」北是南非的依據。因此沈寵綏訴諸《洪武正韻》，以「奴」字作爲替舌尖一讀洗冤的證據，是一種錯誤的推理。他努力所凸顯的，在今天看來，與其說是洗冤，不如說是度曲家對北曲南唱的正音問題之爲難，以及《洪武正韻》一書爲一代圭臬的崇高地位。

### 3. 「昂、訛、遨、傲」問題

其次是「昂、訛、遨、傲」的問題。原文如下：

---

<sup>10</sup> 《中原音韻》但類聚韻字，不著切語。以上反切，實出《中州音韻》。以《中州》當《中原》，《度曲須知》屢見不鮮，必屬時人共識。

<sup>11</sup> 沈寵綏(1959)，頁233。

再考昂、訛、遨、傲等字，實與杭、和、豪、浩同聲，乃吳人汨於方語，口法亦大逕庭，若無《中原》吳岡、吳歌兩切，發明原始，則昂、遨字音，竟成終古疑案（前二項，說詳〈俗訛因革〉篇）。<sup>12</sup>

「昂、訛、遨、傲」是疑母字，「杭、和、豪、浩」是匣母字。說這兩類字「實同聲」，證之官話與吳語，都令人茫然不解。因為「昂、訛、遨、傲」的聲母在官話爲零、在吳語爲舌根鼻音ŋ，而「杭、和、豪、浩」官話都是清喉擦音h、吳語則是濁喉擦音ɦ。沈寵綏引爲關鍵的「吳岡」、「吳歌」的「吳」字，官話仍爲零聲母，今天大部分吳語方言雖有舌根鼻音ŋ與濁喉擦音ɦ兩種讀法，何以即能「發明原始」，其妙莫之能名。

〈俗訛因革〉對「昂、訛、遨、傲」的問題，也有一段說明：

又《中原韻》熬字爲訛高切<sup>13</sup>，訛字爲吳哥切，傲字爲昂告切，昂字爲吳岡切，乃考吳字竟是王姑切，則昂乃叶杭，傲乃叶浩，訛乃叶和，熬乃叶豪，無疑矣。（杭、和、豪、浩，俱陰出陽收。昂、訛、熬、傲，俱陽出陽收。雖口法略異，因係同音，姑借叶之。）<sup>14</sup>

這是說《中原音韻》「熬訛傲昂吳」系聯既爲一類，而由於其中的「吳」字「王姑切」與「王」字「吳光切」同聲母，因此「昂杭」、「傲浩」、「訛和」、「熬豪」遂兩兩同音「無疑矣」。「吳」字疑母，「王」字喻母（喻三）。「吳」、「王」同聲，是因爲中古疑母和喻母在《中原音韻》都弱化成了零聲母；許多北方官話亦然。但是「杭、和、豪、浩」卻沒有讀成零聲母的，怎麼會與「昂、訛、遨、傲」同聲呢？

這個謎底要從疑母字在吳語中的演變講起。原來中古的疑母字，在吳語方言中因洪細的不同而有舌根鼻音ŋ和舌面鼻音ɲ兩種讀法。這兩種讀法，

<sup>12</sup> 沈寵綏(1959)，頁 311。

<sup>13</sup> 《中原音韻》無「熬」字，但有「遨」。「熬」、「遨」《廣韻》同「五勞切」。

<sup>14</sup> 沈寵綏(1959)，頁 233-234。

在許多地方更有進一步弱化成爲 $\text{h}$ 的趨勢。在另一方面，吳語因古聲母清濁的影響，四聲各分陰陽，也就是有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八個調。<sup>15</sup> 陰調的零聲母字都以喉塞音 $\text{ʔ}$ 起頭，陽調的零聲母字都以濁喉擦音 $\text{h}$ 起頭。吳語方言中，會出現在陰調的零聲母字，是中古的影母字和因次濁上歸陰上的喻母字；會出現在陽調的零聲母字，是中古次濁上歸陰上以外的喻母字。第三方面，「杭、和、豪、浩」是匣母字，吳語讀成濁喉擦音，也就是 $\text{h}$ 。這樣一來，弱化成爲 $\text{h}$ 的中古的疑母字，既可能與匣母字沒有區別；又因爲恰在陽調，容易被誤解爲零聲母；於是就讓人產生了「疑母字＝零聲母字（喻母）＝匣母字」的錯覺。

不過「昂、訛、遨、傲」和「吳」在今天大部分的吳語方言中，還保持著舌根鼻音 $\text{ŋ}$ ；沈寵綏的時代，當更是如此。因此「疑母字＝零聲母字（喻母）＝匣母字」的公式，不是那麼自明的。他從《中原音韻》的「昂」、「訛」爲「吳岡切」和「吳歌切」，而「吳」又是「王姑切」，得到了「疑母字（吳）＝零聲母字（喻母字，王）字」的結論，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何以竟能移到吳語而又擴大爲「疑母字＝零聲母字（喻母）＝匣母字」呢？關鍵就在「吳」字的吳語音讀。

根據趙元任先生《現代吳語的研究》的記錄，「吳」字在吳語方言中以讀舌根鼻音 $\text{ŋ}$ 爲常，但是也有讀成濁喉擦音 $\text{h}$ 的。好些方言中，前者是白話，後者是文讀。<sup>16</sup> 正是因爲如此，「吳」能與「王」同讀 $\text{h}$ ，「疑母字＝零聲母字（喻母）＝匣母字」的聯想也就因而產生。

「昂、訛、遨、傲等字，實與杭、和、豪、浩同聲」的推論過程，雖然已經明瞭，但是這個主張卻是錯的。因爲無論是《中原音韻》或是吳語，「昂、訛、遨、傲」與「杭、和、豪、浩」都不同聲。能說同聲的，只是《中原音

<sup>15</sup> 有的吳語方言陽上併入陽去，因此是七個調。

<sup>16</sup> 這句話的原文是：「疑母開口差不多全是 $\text{ng}$ 音起頭，合口‘ $\text{u}$ ’韻的字（國音作 $\text{wu}$ 的），好些地方文言作 $\text{wu}$ ，白話作 $\text{ng}$ ，例如吳字文言讀 $\text{wu}$ ，白話云“吳先生”讀 $\text{ng}$ 。但這類字白話也不盡讀 $\text{ng}$ ，文言也有不讀 $\text{wu}$ 而讀 $\text{ngu}$ 的，非但處處不一致，而且同一處自己也不一致。」（趙元任 1928: 29），充分顯示了吳字讀音正在變化的過程。趙先生在書中用了四種標音法。他的 $\text{ng}$ ，就是本文的 $[\text{ŋ}]$ ，他的 $\text{wu}$ ，照本文的寫法，就是 $[\text{ɦu}]$ 或 $[\text{ɦɦu}]$ 。



韻》的「昂、訛、遨、傲」與「吳、王」，因為都是零聲母；以及吳語的「吳、王」與「杭、和、豪、浩」，因為都是濁喉擦音 $\text{h}$ 。沈寵綏通過「吳、王」同聲這一認定，把《中原音韻》與「吳」同聲的疑母字「昂、訛、遨、傲」，和吳語與「王」同聲的匣母字「杭、和、豪、浩」等同起來，這樣的作法，我們必須很遺憾地指出，是推論過度了。

那麼為什麼沈寵綏要大費周章地作這樣的推論呢？我認為這是要替北音「洗冤」的緣故，「若無《中原》吳岡、吳歌兩切，發明原始，則昂遨字音，竟成終古疑案」已經道破玄機。原來「昂、訛、遨、傲」這些疑母字，《中原音韻》讀零聲母，與吳語讀舌根鼻音 $\eta$ 不同，必曾遭說吳語的人譏為土音。要替《中原音韻》平反，就必須為疑母字之讀零聲母「發明原始」。通過「吳、王」同聲這一南北相同的關鍵，就可以說《中原音韻》「昂、訛、遨、傲」的聲母讀同「吳、王」，本來不誤。又由於「吳、王」的聲母讀同「杭、和、豪、浩」，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成了：「昂、訛、遨、傲等字，實與杭、和、豪、浩同聲」。也就是要求吳人，在唱北曲的時候，要把「昂、訛、遨、傲」這些疑母字，從吳語的 $\eta$ 唱成吳語的 $\text{h}$ 。

不過對於「吳王同聲」這一南北相同的關鍵，我們還應有進一層的認識。上文曾引趙先生的話，言及「吳」的白話字音聲母為 $\eta$ 、文讀音聲母為 $\text{h}$ 。這種情形，其實早見於沈寵綏的時代。《度曲須知·收音總訣》在說明庚青、江陽、東鐘舌根鼻音韻尾 $\eta$ 的語音特徵時，述其口訣云：「收鼻何音？『吳』字土音。」顯示「吳」之音 $\eta$ ，實為「土音」。口訣下自注云：「吳江呼『吳』字，不作『胡』音。另有土音，與鼻音相似。」「胡」字匣母，與「杭、和、豪、浩」同聲。於此又可見「吳」之音「胡」，絕非「土音」。既非土音，就是文讀。這與趙先生的觀察，不謀而合。吳語的文讀音，有明顯的北方官話的特徵。<sup>17</sup>由此看來，所謂「吳王同聲」的「南北相同」云云，極有可能就

<sup>17</sup> 以袁家驊(2001)，頁 60。所舉蘇州為例，雖然「蘇州話裡文白異讀現象並不十分突出」，但是有下列文讀情況：(1)古日母字讀 $z$ ；(2)古微母字讀 $v$ ；(3)古奉母字讀 $v$ ；(4)古見、溪母二等字讀 $t\text{ç}$ 、 $t\text{çh}$ ；(5)古疑母字讀 $\text{h}$ 或 $j$ ；(6)古匣母字讀 $j$ ；(7)古止攝開口三等韻母讀 $ue$ ；(8)古梗攝開口二等韻母讀 $on$ 。其中(1)、(4)之為北方官話特徵，尤其明顯。又，(5)、(6)中的 $j$ ，代表齊撮韻的零聲母，語音表現為「輕微的濁擦音」，請參看袁家驊(2001)，頁 59。

是北音南傳的結果。

最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俗訛因革〉中「杭、和、豪、浩，俱陰出陽收。昂、訛、熬、傲，俱陽出陽收。雖口法略異，因係同音，姑借叶之。」這句自注的文字。「陰出陽收」是清音濁流，「陽出陽收」是濁音濁流（何大安 2008）。以音標表示，「杭、和、豪、浩」的聲母是[hŋ]，「昂、訛、熬、傲」的聲母是[ŋŋ]，兩者並不完全相同。沈寵綏是非常重視「陰出陽收」和「陽出陽收」的區別。除了另著〈陰出陽收考〉一篇加以申論外，他還在書中隨處點出以作提醒。例如〈北曲正訛考〉江陽韻「昂」字下，就恰有「吳岡切，與杭之何岡切異」的說明。「昂」與「杭」之所以有異，就在於「昂」是「陽出陽收」的[ŋŋ]，而「杭」是「陰出陽收」的[hŋ]。那麼一方面在《北曲正訛考》裡說「昂與杭異」，一方面卻又在〈俗訛因革〉裡說「昂實與杭同聲」，這不是自我矛盾嗎？因此，上文提到的「疑母字＝零聲母字（喻母）＝匣母字」的公式中，「零聲母字（喻母）＝匣母字」這部分的推論，其實是有問題的。<sup>18</sup> 面對這個矛盾，沈寵綏只能勉強說「因係同音，姑借叶之。」其為遁詞，一望可知。換句話說，「昂、訛、遨、傲等字，實與杭、和、豪、浩同聲」的最後結論，即使沈寵綏自己，也不能不承認，是有問題的。

#### 4. 「忘、無、文、萬」問題

〈方音洗冤考〉第二、三、四段討論「忘、無、文、萬」、「望、武、晚、問」的聲母讀音。這些字於中古為微母。先從第二段看起：

此外尚有堪商者：如忘、無、文、萬諸字，中土呼為王、吳、渾、患，吳下音同房、扶、焚、範，此笑彼為土語，彼嗤此為方言。細查諸切，

<sup>18</sup> 現代吳語匣喻合流固然普遍，但是也有不少方言是匣喻有別的。兩者的區別，主要是喻母為[hŋ]而匣母開口有清音濁流的不同讀法，例如溧陽、丹陽、永豐，匣母開口讀[χŋ]，靖江、常熟讀[hŋ]，江陰讀[χŋ]或[hŋ]。無錫匣母開口讀[hŋ]，匣喻齊撮讀[çŋ]，是另一種區別。自注的意思是說：儘管「昂杭」、「傲浩」、「訛和」、「熬豪」兩兩同音，但是其中的「杭、和、豪、浩」聲母都是[hŋ]，「昂、訛、熬、傲」聲母都是[ŋŋ]。沈寵綏既然強調「陰出陽收」與「陽出陽收」的分別，他的立論基礎，一定是匣喻有別的方言。

則文爲無奔，萬爲忘扮；及考無、忘切腳，則忘字既切無邦，無字又切忘逋。他如望、武、晚、問等字，亦即就此數字之內，交相反切，而字母源流，竟無可考，使「無」之切腳，或是房非忘；「忘」之切腳，或是扶非無，則吳中持說、豈不獨勝？蓋房、扶二音，北亦同南者也。又使「無」之切腳，或是王非忘，「忘」之切腳，或是吳非無，則北人挾理，豈不偏長。蓋王、吳二字，南不異北者也。今諸切之中，隻字不涉房、扶，亦少王、吳字樣，獨此忘、無兩音，南北各操一是。<sup>19</sup>

其中「忘、無、文、萬諸字，中土呼爲王、吳、渾、患，吳下音同房、扶、焚、範」一句，乍看之下，令人疑爲不倫。因爲「忘、無、文、萬」是來自微母的零聲母字，「王、吳」是來自喻母、疑母的零聲母字，聲母與「忘、無」還算相同；但是「渾、患」是匣母字，《中原音韻》讀舌根清擦音，聲母怎麼可能與「文、萬」相同呢？不過讀者如果記得上文所說吳語陽調零聲母都以濁喉擦音  $h$  起頭的話，就不會有疑問了。原來「渾、患」等匣母字，吳語聲母本來就是  $h$ ；「王、吳」則是陽調的零聲母字，也以  $h$  起頭；所以吳語的「王、吳、渾、患」都是  $h$  聲母。「忘、無、文、萬諸字，中土呼爲王、吳、渾、患」的意思，就是：「忘、無、文、萬」這些字，中土讀成與「王、吳、渾、患」同類的零聲母，而不讀成像吳語「房、扶、焚、範」那樣的濁唇擦音。「房、扶、焚、範」中古屬奉母，今天吳語方言都讀濁唇擦音  $v$ 。

這一段要澄清的，是「忘、無、文、萬」這些字，究竟應該讀成零聲母，還是讀成濁唇擦音。沈寵綏的推求過程，一如「寧、年、娘、女」、「昂、訛、遨、傲」一樣，從反切系聯上著手。如果有他類字系聯在內，就可以從他類字的音讀得到啓示。可是「文、無、萬、忘」，「望、武、晚、問」這些微母字都是互爲反切上字，並沒有參入他類字。所以他失望的感嘆，如果系聯之中有「房、扶」等讀  $v$  的奉母字，或「王、吳」等讀陽調零聲母的喻母和疑母字，那麼誰是誰非就容易解決了。不過，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是在王世貞（元美）的一段評論裡，他卻找到了間接的支持。這見於第四段：

---

<sup>19</sup> 沈寵綏(1959)，311-312 頁。

夫北韻中物字必叶務，而務音實叶護，故王敬夫著南詞，間嘗以物作護，乃王元美譏其南北溷淆者，蓋以入聲作去，惟北詞有之，今施之南調，故嫌背律。然則元美但謂護非南音，未嘗謂物非護音，而護非北音也，即務可以推無、武，而兩先生非今日盟府乎？<sup>20</sup>

他注意到北曲中來自微母的「物、務」同音，而王九思（敬夫）所作南詞以「物」作「護」。「護」是匣母字，與上一節的「杭、和、豪、浩」同類，根據沈寵綏的理論，跟「王、吳」同聲。於是通過這個「護」字，可以推出「務、無、武」應該也與「王、吳」同聲的結論。也就是說，「忘、無、文、萬」這些字應以讀零聲母為正。這個推論之所以屬於間接，是因為王世貞的評論中，畢竟不曾明白贊同「物」有「護」音。

王九思的「以物作護」，說雖巧妙，仍不能盡服於人。於是沈寵綏在第三段中發了以下的議論：

愚竊謂音聲以《中原》為准，實五方之所恪宗。今洛土、吳中，明明地分隅正，且同是江以南，如金陵等處，凡呼文、武、晚、望諸音，已絕不帶吳中口法，其他近而維揚、皖城，遠而山、陝、冀、燕、蜀、楚，又無處不以王、吳之音呼忘、無之字，則統計幅幘，宗房、扶音者什一，宗王、吳音者什固八九矣。<sup>21</sup>

不過，以「地分隅正」、「統計幅幘」來決定音韻的是非，從今天的觀點來看，自然是不足憑信的。

## 5. 「微、圍、未、慧」問題

第五、第六兩段，談的是「微、圍、未、慧、飛、肥、尾、沸」等韻母帶不帶介音的問題。第五段說：

---

<sup>20</sup> 沈寵綏(1959)，頁 312-313。

<sup>21</sup> 沈寵綏(1959)，頁 312。

抑北人微字必讀圍，未字必讀慧，並飛、肥、尾、沸諸音，亦大與吳中不等。及考各韻書切腳，則既以非切微，又復以微切非，彼此交互，字字皆然，乃查三十六母中，非、微二字，《廣韻》舊屬羽音，而《韻會》嫌其未協，特以宮音隸之。夫羽爲撮口聚，南北非、微口法，皆可摹肖，若宮爲舌居中，則吳中口氣，絕無干涉，而惟北方之呼圍、呼慧，恰覺相諧。且《廣韻》切父爲扶雨，切母爲莫厚，切婦爲房九等類，其間字音乖舛，不殊《四聲類譜》，故《韻會》之以宮換羽、倘亦嫌其未諧中土聲韻乎？迄今《集成》各韻書，並守宮音之舊焉。更閱三十六切中，有麤匪分番非之切。細按非字，若照北音切去，則分番轉音，頗頗調洽，若作吳音口法，復以撮口聚調之，則番字差覺勉強，此亦北是南非之一證也。況《皇極圖韻》，原以非、微二母收列灰韻之中，則北方圍、慧諸音，豈是漫無足據？但《中原韻》有一二切腳似涉兩歧，故猶未遽以吳人之呼微、非者，概例吳儂土音。雖《洪武正韻補箋》，亦謂非微等字《中原韻》向固入灰，然余實未考明，姑置闕疑之數云。<sup>22</sup>

嘗考《韻學集成》載威字爲於非切。夫威乃灰韻之字也。以非切威，則非字口法，符北不符南可知，非字韻音，入灰不入齊可知。若以南人口氣切於非二字，則威字當與衣字同音，有是理哉？即此於非之切威，而凡無非之切微，與扶非之切肥，其音韻口氣何不可一例相準，況威切於非，再查《廣韻》《詩韻》，亦有同然者。然則非微二母，自昔人造韻，與今人《集韻》，並有取用北音者矣，又何疑予創說也哉。<sup>23</sup>

「微、圍、未、慧、飛、肥、尾、沸」這些字《中原音韻》入齊微，依寧繼福先生的擬音，韻母都是ui，而今天的蘇州方音韻母則有不帶u與帶u之別：「微、未、飛、肥、尾、沸」的韻母是i，不帶u；「圍、慧」的韻母是ue，帶u。<sup>24</sup>以之作為解讀的參考，則「北人微字必讀圍，未字必讀慧」，是說

<sup>22</sup> 沈寵綏(1959)，頁313。

<sup>23</sup> 沈寵綏(1959)，頁314。

<sup>24</sup> 以上各字讀音，大體根據錢乃榮(1992)、葉祥苓(1993)。「微、未、飛、肥、尾、沸」的韻

北方人的「微」字讀成 ui，聽起來像吳語的「圍」(ɦuE)；把「未」字也讀成 ui，聽起來像吳語的「慧」(ɦuE)；而不像吳人一樣，把「微」、「未」讀成 vi。請注意，「微、未」都是次濁微母字，《中原音韻》讀零聲母。蘇州則來自次濁的零聲母字，除喻母上聲歸陰上外，其餘都入陽調，帶 ɦ 濁流。「圍、慧」二字，一為喻母、一為匣母，都以 ɦ 起頭。所以《中原音韻》零聲母的 ui (微、未)，聽起來像吳語以 ɦ 起頭的 ɦuE (圍、慧)。至於「飛、肥、尾、沸」諸音，亦大與吳中不等。」則是說，「飛、肥、尾、沸」諸音，《中原音韻》為 fui、vui，與吳語之為 fi、vi，也大不相同。

「微、圍、未、慧、飛、肥、尾、沸」這些字在反切下字的系聯上，由於「彼此交互」之故，沒有可以判斷是非的著力點；和「忘、無、文、萬」的情況相仿。於是沈寵綏改提了以下的論證，來證明北音之正確。

- (1) 「非、微」二字，《廣韻》舊屬羽音，《韻會》改為宮音。羽是「撮口聚」，宮是「舌居中」。羽音，南北都還可以模擬近似；宮音則只能是北音。《廣韻》字音乖舛，《韻會》之以宮換羽，當即嫌其未諧。因此吳音雖可以模擬《廣韻》之羽音，實不足憑信。
- (2) 字母調音法中有「匪分番非」之切。若照北音，轉音調洽，若作吳音口法，唯有「番」字差覺勉強。
- (3) 《皇極圖韻》原以非、微二母收列灰韻之中，「灰」字蘇州讀 xuE，則北方圍、慧諸音，顯為有據。
- (4) 《韻學集成》「威」字為「於非切」。威是灰韻字。以「非」切威，符北不符南；而「非」字入灰(uE)不入齊(i)，遂成定論。

其實《廣韻》縱有乖舛，自不可以之概全；更何況所謂乖舛，乃後人不明音有轉移之故。<sup>25</sup> 其次，字母學家轉音切字，本無定法；「調洽」、「勉強」

---

母，葉祥苓(1993)記為 i，錢乃榮(1992)記為 ij。

<sup>25</sup> 關於「吳音乖舛」的相關問題，周祖謨先生的〈切韻與吳音〉有過很精闢的討論，請讀者參看。

之說，不無主觀。<sup>26</sup> 因此(1)、(2)之不能成立，自不待言。《皇極圖韻》、《韻學集成》在非、微、威的分韻上，基本都沿北音之舊，其不足以作為判定是非的標準，也無可懷疑。<sup>27</sup> 這樣說來，(3)、(4)的議論，一樣不能成立。有趣的是，《洪武正韻》非、微二母不入七灰，而與《中原音韻》同在齊微的伊、羲等字入二支。如果以《洪武正韻》為準，孰為正音，恰好相反。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沈寵綏一反常態，不再遵奉仰為圭臬的《洪武正韻》，反而另尋依傍。其用心之是否客觀，從可知矣。

## 6. 結論

通過逐段的解讀，我們可以瞭解到，在沈寵綏的時代，北曲南唱產生過以下幾項爭議：(1)「寧、年、娘、女」的聲母讀n還是讀ŋ，(2)「昂、訛、遨、傲」的聲母讀零聲母還是讀ŋ，(3)「忘、無、文、萬」的聲母讀零聲母還是讀v，(4)「微、圍、未、慧、飛、肥、尾、沸」的韻母帶不帶合口u；同時我們也瞭解了這些爭議的音韻實際是些什麼。

面對這些爭議，沈寵綏的態度是值得讚揚的。首先，他要求這些爭議的解決要有一定的依據，而不是以意為之。他對各個音讀來歷的追索，就是這種態度的現身說法。其次，他的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他採用反切系聯的方法，來確認一組字的音韻地位；並且藉由其中個別字的音韻線索，來推論整組字的共同特徵。

他同時也看到了反切系聯的限度，也就是當遇到切語上下字兩兩互用時，系聯的結果並不能得出更多的線索。這樣的體認，他比以同樣方法開創

<sup>26</sup> 《度曲須知·翻切當看·經緯圖說》批評轉音之弊說：「止憑牙舌虛翻，豈無絲毫糊突，什一差謬？」明·沈寵綏(1959)，頁246。這句話恰好可以拿來質疑沈寵綏自己。

<sup>27</sup> 《韻學集成》為嘉定人章黼所作，成書於英宗天順四年（1460）。其音系為聲母三十六，韻母七十六韻二十二部，聲調分平上去入。《皇極圖韻》為嘉興人陳蓋謨所作，書序作於崇禎五年(1632)。其音系為聲母三十六，韻母舒聲三十六韻四十類、入聲二十二韻，聲調分平上去入。請參看趙蔭棠(1957)、林平和(1975)、耿振生(1992)相關的分析。《中原音韻》齊微一韻兼含開合口，《韻學集成》分為二韻，開口入支、合口入灰。非、微二母《中原音韻》為齊微合口字，《韻學集成》入灰韻，可以說是上承《中原音韻》。《皇極圖韻》非、微二母收列灰韻之中，而不入支、齊，道理相同。

《廣韻》研究新局面的陳澧，早了兩百多年。

沈寵綏的侷限有兩方面。第一，他與當時人一樣，不能擺脫觀念的束縛，一定要在不同方音之中，分別正俗。他的努力，表面上是為方音洗冤；字裡行間，卻是要傾力證明北音之正。我們今天知道，吳語和北音都有各自的演變規律和過程，也都各得其正。北曲當用北音，南曲當用南音；本無可疑。既已北曲南唱，自宜遂用南音。如果顧慮字音與曲調不協，何妨另度新聲？這是一種更從容的態度。當然，當時人未必同意。也正因為當時人同有一種分別雅俗的觀念，所以度曲家不得不有此應運之作。也因此自會遇到如何去正音的困難。第二，沈寵綏的系聯方法是合理的，但是一旦有時而窮，就只能乞靈於合理的方法之外，這個時候就難免不夠客觀合理了。以「地分隅正」、「統計幅幘」來決定音韻的是非，是其中一例；非、微二母不取《洪武正韻》，是另一例；借「姑且」之遁詞，以說昂、杭同聲，則是第三例。正是因為明白了沈寵綏有此侷限，讀他的《度曲須知》時，我們就不可不明辨其中的是非。



## 參考文獻

-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明·王文璧：《中州音韻》(台北：廣文書局，1965年《曲韻五書》本)。
- 明·沈寵綏：《度曲須知》(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 何大安 (2008)，〈“陰出陽收”新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2(排印中)。
- 林平和 (1975)，《明代等韻學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周祖謨 (1966)，〈切韻與吳音〉，收錄於周祖謨《問學集》上冊，474-482，北京：中華書局。
- 耿振生 (1992)，《明清等韻學通論》，北京：語文出版社。
- 袁家驊(等) (2001)，《漢語方言概要》，第2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 葉祥苓 (1988)，《蘇州方言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葉祥苓 (1993)，《蘇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趙元任 (1928)，《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
- 趙蔭棠 (1957)，《等韻源流》，北京：商務印書館。
- 寧繼福 (1985)，《中原音韻表稿》，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
- 錢乃榮 (1992)，《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The Right and Wrong of Shen Chongsui's Comment on Dialect-induced Various Readings in Chu Poems

Dah-An Ho \*

### Abstract

In a chapter of his monumental work “Instructions of Composing Chu Poems”, Shen Chongsui tries every effort to demonstrate that in the following competing readings the former ones which represent the Northern Mandarin, rather than the latter ones which represent the Wu dialect, are correct. (1) n:n. (2) ø(<\*ŋ):ŋ. (3)ø(<\*mj):v. (4) ui:i. While his methodology, i.e. so-called “Threading method”, is reasonable, his argumentations are full of fallacies. Evidences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and dialectology are given in this paper to show the right and wrong of Shen Chongsui's theory.

**Keywords:** Shen Chongsui, “Instructions of Composing Chu Poems”, Northern Mandarin, Wu dialect, Threading method

---

\* Research Fellow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E-mail: dah@gate.sinica.edu.tw.